

晚风·龙光塔

那信那画

| 周国忠 文 |

世上有些事物,是说不明道不清的。人与人之间,物与物之间,人与物之间或相遇或分离,或重逢或离散,仿佛早有定数,看似偶然,实属必然,丝毫勉强不得,也无法勉强毋需勉强,一切随缘为宜,为善。

董欣宾先生生前,与我有关的一信一画,便诠释了我上述的认识。2014年春季,颇有资望的国画家王良人先生打来电话,邀我聚叙。他与董欣宾、钱绍武等均为秦古柳弟子,董、钱两人对这位师弟颇为看重,也颇多照应。而我曾见过王良人,对他的大致情况是了解的,却因职场繁忙,几无联系。架不住他反复真诚邀约,我开车去了他家。

热情叙旧之同时,看到了董欣宾、钱绍武赠他的一些墨宝,饱了眼福。也看了他自己的不少画作,其风格类近同门董氏,读之倍感亲切。我还开玩笑说:“如果要仿真欣宾的画作,天下只有两人,一是郑奇,一是你王老师。”王良人听后憨厚一笑,不置可否。闲聊之间,王氏取出一封信,我一看不由有些错愕。此信乃董欣宾早先写给我的,信封上还很规范地写着我的姓名。我从未收到此信,信上内容,经我即时回忆却似有印象。于是判断:此信乃托人捎带而未送达;至于对内容有印象,极可能是董氏给我打了电话使然。当时,王良人提出了“物归原主”,将信交我带回。我未领受,对他说:“不用,既然此

信当年未达我手,说明它自有宿主;何况你已保存了这么多年,就请你继续保管下去,留个记忆和念想吧。”

后来,王良人先生与我相隔一段时间,就会或电话或微信互致问候。我又去了他家几次,也买了他几件作品。他亦携弟子或友朋,来过我家。还一同去宜兴一藏家的店里,观赏书画和古玩。最近一次来我家,是2019年5月16日,他与无锡市博物院吴龙先生,在我家聊了半天,甚是融洽和高兴。5月17日夜里,王良人发来微信图片,上有一幅董欣宾所作的《拜石图》,是已装裱的立轴,镜心两平方尺,水墨写意,左为一尊造型独特的奇石异峦,石缝和左下方为简笔杂草;右为一腮须翻卷、长袖飘拂、面石恭立的老者,左上方是一道如眉如钩又似舟的弯月,乃一笔成月;而右上方则是:“拜石图 丁卯年画于国中老友新居 欣宾”的落款,“欣宾”两字下面是钤印。这幅取意米芾拜石的《拜石图》,结构谨严,线条优美,意境高古,妙不可言,令人赞叹不已。

然而,问题也来了。王良人先生发图片的同时,曾问:“国忠,此画在您家里画的吗?”我没有立即答复,而是启动了记忆。平心而论,一见这幅《拜石图》的图片,第一感觉就已告诉我,此画确是董欣宾1987年在我南圩家里画的。其时,他先是看了我的祖屋,然后回到我那二开间的新屋,

写了几幅字,也作了这幅画,至于落款里的“国中”的“中”字下方少写了一个“心”,在与我的长期交往中时有类似情况发生;而“老友”两字,董氏与我通信或为我题签时,亦常用。包括在他术后,2001年8月7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董欣宾中国画展”之前,他还用毛笔在请柬上写上了“周国忠老友”五个字,专门派人送来。当然,他有时也会写上“国忠弟、国忠大弟、国忠老弟”称呼我。可以肯定,此画非但画于我家,亦是赠我之画。而且,我对董欣宾的作品极为珍视,他赠予之外,后来我又陆续从市场上购买了他的一些画,只买不卖,只藏不送。那么,此画为何又会流出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,记忆也已帮不上忙,毕竟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隔了两天,我才告知王良人先生,此画是在我家画的,但已记不清它是如何流出和它的去向。并问王氏,此画现在是在你处,或在其他人手里。他回复说:“是我一个学生发给我看的,可能在某老板手上。”我便不再问下去,也不愿细问。因为,不只是人,物也有其自身命运;此画予我,是缘至;离我而去,是缘尽;至于个中转寰,如何辗转,则是另外的因缘际会,已与我无关。我唯有祝福那位拥画者,并愿其珍惜那幅佳作。另外,这幅画和那封信,却意外又勾起我对董欣宾先生的怀念,也不失为一种美好而深情的回望。

家庭·广瑞路

和你一起慢慢变老

| 清心 文 |

从来没有喊过一声“亲爱的”,也没有说过一句“我爱你”,这就是我的妻子,一个和我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女人。

妻子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。

在别人看来,我们俩肯定在大学里面就好上了。甚至有朋友问我,大学里,你们俩谁追谁啊?

这可真是冤枉了我们。大学期间,年级里确实有几对谈恋爱的男女同学,尽管不敢大张旗鼓,但也是人尽皆知,尤其是我们班上的那一对,不敢说男同学鞍前马后地为女同学效劳,但女同学的一日三餐我那男同学可全包了,甚至在周日,男同学还会在水池旁边挽起衣袖,大大方方地为女朋友洗衣服呢。

我的妻子当年可没有像这位女同学那样幸福。大学期间,我看不出有哪位男孩子对她特别关照。作为她现在的丈夫、当年和她同窗的我来说,别说对她关照有加,恐怕连话也没说上两句。

但我们两人竟然在大学毕业后感到了恋爱。

大学毕业时,同学们都各奔东西,我们两人也在不同的省份。她留在江西,回到父母身边。她是长女,需要照顾两位老人。而我选择了离开老家,远到千里之外的他乡,穿起了军装,成了一名军人。

两个同窗多年的同学相隔千里之后谈起了恋爱,这看上去的确有点不可思议。

但实际上,大学期间,我对我的这位女同学就很有好感。

个头不高,体育很好;学习用功,成绩也很优异,这是我对她的初始印象。后来的一件小事,更增加了我对她的了解,也正是这件在她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,使她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。

那是1984年全国高考结束后,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托人带信给我说要买一套当年的高考试卷,当我匆匆上街转了几圈后才发觉试卷已全部告罄,无奈之下只得返回教室。坐在我后排的她知道情况以后,竟把她买到的一套准备送给弟弟的试卷拿出来送给了我,让我陡然间对这位女同学刮目相看,也让我非常感动!

而这之后发生的几件事情,则不仅仅是“感动”二字可以言表的了。

大学毕业到新单位后,同学们之间的联系还蛮热络的,大家总是要晒晒到新单位后的一些生活、工作及学习情况,尤其是在一些要好的同学之间,这种交流会更多一些。书信是当时交流的最主要方式。

记得到部队以后,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照相馆,穿着军装照了一张标准照,分别寄给几个要好的同学。几天以后我收到的第一封回信,就是这位女同学寄过来的。字很端正,还附了一张她的正面照片。信中谈了大学期间的一些趣事,但也看得出来,她主要是想谈对我的一些看法。原来,她对我也一直心存好感。这让我兴奋不已。

书信真是一个好东西。一些当面不好讲或不敢讲的话在信中可以尽情地表达。于是,我也把自己对她的好感,乃至想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在信中很婉转地表述出来,当然,也谈到了我的顾虑和担心。

她是干部子弟,家境优越;而我的父母则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。两家条件相差甚远。更重要的是,分居两地,相隔千里,将来还不知会碰到多少困难。

没有想到,她对我的这些顾虑很不以为然。她很干脆,认为只要人好,只要两人感情好,一切都不是问题:距离不是问题,家庭条件不是问题。而且她还告诉我,她的父母对我们的交往也没有意见!

在她眼里,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,都没有关系:订婚没有彩礼,没关系,钱是可以挣的;结婚没有电视冰箱,没关系,今后有条件是可以买的;拎着大包小包千里迢迢挺着大肚子且一路晕车赶过来相聚时,没关系!现在不是一家人团聚了吗?

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,尽管生活中有些磕磕碰碰,但正如妻子所言,没关系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妻子好歌,且唱得很好,其中最最喜欢的一首叫《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》:“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什么山盟海誓都不要。不管岁月多寂寥,世界变换多少,只要我们真心拥抱,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……”是的,我也希望你和我一起慢慢变老。

情趣·健康桥

酱瓣肉

| 耿国良 文 |

有一种味道,它始终留在记忆里,让我怎么去寻找,也是茫然。最近,我买来豆酱和五花肉,反复地尝试着做了多次,总是草草地收场。

对“酱瓣肉”的钟爱,还要从我的大阿姆说起。夏日炎炎,太阳烤干河水,烤焦草木,唯独大阿姆家的那只褐黄色的陶土酱盆,不畏酷暑。我每每看到酱盆搁在大石板上,没日没夜地暴晒。那些由大阿姆变戏法似的,变出来的大小不一的球状物,开始发霉,并且覆盖上一层细细的白毛(我打开偷看的,现在知道是发酵)。我的内心,就进入了期待状态。不知过了几日,酱盆里又放入了煮好的黄豆和面粉之类的糊状混合物。它们在烈日下越发地狂欢。有时,还发现大阿姆用筷子不停地搅拌。那糊状混合物变得越来厚实,由淡黄色变成褐色,香味越来越浓烈。

九月的校园,脱去了夏的盛装。随着午餐铃声响起,一个个同学冲进食堂,捧着铝制饭盒,在校园里狼吞虎咽起

来。我还未打开饭盒,一股浓烈的酱香,传遍了我的嗅觉。那是大阿姆精心熬制的酱瓣肉。清晨我还在睡梦里,她悄悄地塞给母亲,放进我的饭盒。一口酱瓣肉咬下去,除去五花肉本来的肥美,还有酱瓣的阵阵鲜香。这个一下午的味道,也是背着书包回家以后,对着大阿姆满满的笑意与欢悦。

大阿姆又好似那一盆酱瓣,曾经在烈日里暴晒,在冰雪里煎熬。听父辈们说:大伯很早就撒手人寰,大阿姆用一副娇弱的肩膀,扛起了她和四个子女的所有生活。在我的记忆里,大阿姆的嗓门一直很清脆响亮。那股豁达与坚忍,是时光堆积起的底气,大约来自大阿姆守寡时不服输的脾气。

割麦、蒱秧、耩稻、翻河泥、养蚕,样样是好手。她把子女们抚养成人,他们也为大阿姆的老年生活,增添了酱味五花肉的美好味道。

随着我的生活圈不断地扩大,酱味在我身体里,也发生着不断变化。淮扬菜里的酱鸭、江浙菜里的酱鹅、鲁菜里的酱牛肉、无锡的酱排骨等等,经常光顾着我的肠胃。但是,酱瓣肉的味道,却是一种绵绵的乡愁,始终萦绕在我的心田。



采菊

插画
戎锋